

北大培文杯

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
优秀作品

倾听

第2季

未来的声音

曹文轩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大培文杯

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
优秀作品



第2季

倾听 未来的声音

曹文轩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倾听未来的声音：“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优秀作品·第2季 / 曹文轩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301-26433-1

I. ①倾… II. ①曹…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0774 号

- | | |
|-------|---|
| 书 名 | 倾听未来的声音：“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优秀作品(第2季)
Qingting Weilai de Shengyin |
| 著作责任者 | 曹文轩 主编 |
| 统 筹 | 高秀芹 |
| 责任编辑 | 朱竞 张辉 黄维政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301-26433-1 |
| 出版发行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 地 址 |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 网 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 电子信箱 | pkupw@qq.com |
| 电 话 |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883 |
| 印 刷 者 |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 经 销 者 | 新华书店 |
| 定 价 | 72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本 25 印张 356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3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目录

为自由而写作（代序） / 曹文轩	001
青田白塔 / 吕虹烨	005
布偶人 / 张涵之	012
老刘走过我身边 / 江明显	020
小白狐 / 耿欣卓	028
顽泥 / 王琳	035
羊驼先生 / 方净植	042
敲钟者 / 刘悦欣	050
左右 / 许文骞	058
七马 / 叶禾	067
歧途 / 汪思伶	076
摩西之路 / 万晔儒	082
我和博尔赫斯 / 张泽泾	091
黑白道 / 任沐阳	099
水哥儿 / 李文	108
海迪妈 / 方媛	117
路口 / 刘梓凝	128



闪电

133

—

200

- 这世界需要你 / 王伊麟 135
- 塞不回去的钉子 / 林佳禾 141
- 石头的微笑 / 王可 146
- 黑暗中的睥睨者 / 陈墨千 152
- 闪电 / 翁榕榕 159
- 洋红木匣与蜜色裙子 / 许畅 168
- 迎来倾泻万丈的阳光 / 宗语飞 173
- 夜与昼 / 周子涵 181
- 猫空 / 马清溪 188
- 鲨鱼人 / 顾靖坤 194

征程

201

—

256

- 丝路 / 高雅琪 203
- 大漠谣 / 付钰欢 211
- 谁在长安等我 / 吕虹烨 217
- 绿洲 / 麻国煜 224
- 止戈之战 / 邢祖仪 230
- 迷路者与引路者 / 冯明辉 235
- 疆儿 / 王雪莹 243
- 棋 / 秦家宝 248



读心诀 / 翁榕榕	259
与格伦·古尔德相遇 / 吴爱旌	264
华南虎 / 章佩芷	272
Renee / 蔡伊铭	279
一只狗的独白 / 贾依凝	286
我的森林 / 李蕤桐	292
樱桃奶奶 / 李月馨	300
朝北有阳光 / 卢子越	307
六月远行 / 王雅馨	311
穿堂风 / 潘酩月	317
阿离 / 鄢朝虎	326
再见，艾叶 / 臧苗伊	332
斑马小姐 / 陈龙	344
羊角槭 / 赵越	350
错爱 / 郑冰钰	358



附
录



367



387

大赛题目	369
选手心得	371
光着膀子滑雪 / 翁榕榕	371
我知道人世间阡陌纵横 / 许畅	374
每个路人甲都是造世主 / 王伊麟	376
黄金时代 / 吕虹烨	378
心之所向 / 马清溪	381
决赛获奖名单	385
你们的灵魂是生动的（代跋） / 谢有顺	388

为自由而写作（代序）

又是一次书写青春、舞文弄墨的盛会。“北大培文杯”全国青少年创意写作大赛已经成为当下中国规格最高的青少年写作赛事，并且预示着将会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赛事。

我们已经无法回到从前文人社会的文字雅兴，但是我们创造了一种充满现代意味的文字活动，一种新的趣味和兴致。中国人对文章的偏爱乃至崇尚，以一种空前的形式得以流传。如果李白、杜甫、曹雪芹能够复活，他们对今天这样一个有关写作的宏大局面一定愕然。

写作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说出十条、二十条乃至更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我以为是它满足了我们的自由欲望。

我们这里所说的自由与政治无关，既与民主制度无关，也与专制制度无关。即使最民主的制度，也无法满足我们自由的欲望。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参与者的法国著名作家萨特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听上去非常刺耳，甚至会让人感到极大的不快，他居然在人们庆祝解放的时候说：“我们从来没有拥有比在德国占领期间更多的自由。”他当然不是在赞美纳粹，而只是在揭示这样一个事实，这种自由，不论哪种社会都不能给予的。将自由作为一种癖好、作为生命追求的作家萨特看到，这种自由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他找到了一种走向自由的途径——写作。

人类社会如果要得以正常运转，就必须讲义务和法则，而义务和法则却



是与人的自由天性相悖的，越是精致、严格的社会，就越要讲义务和法则。因此，文明并不能解决自由的问题。但自由的欲望，是天赋的，那么，它便是合理的，无可厚非的。对立是永恒的。

人类找到许多平衡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写作。你可以将文字视作石块，构筑你梦寐的城堡；你可以将文字视作鸽群，放飞无边无际的天空。你需要田野，于是就有了田野；你需要谷仓，于是就有了谷仓。

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原本是一一对应这个世界的。有山，于是我们就有“山”这个符号，有河，于是我们就有“河”的符号。但天长日久，符号代表的对象可能已不复存在，但这个符号还在，我们依然使用着。另外，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叙述，常常是一种回忆。我们在说“一棵绿色的小树苗”这句话时，并不是用眼睛看着它，也没有用手抓着它说的。事实上，我们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在用语言复述我们的身体早已离开的现场，早已离开的时间和空间。如果这样做是不可以的，那么，我们就应当从此闭嘴，什么话也不能说。你就不能在从巴黎回到北京后，对你的友人诉说卢浮宫，除非你将卢浮宫背到北京。我们知道，这样的要求显然是愚蠢的。

还有，我们要看到文字的活性结构，一个“大”字，可以用它来形容一只与另一只较小的蚂蚁相比而稍大的蚂蚁——“大蚂蚁”，又可以用它来形容一座白云缭绕的山——“大山”。一个个独立的符号，可以在一定的语法之下，进行无穷无尽地组合。所有这一切，都在向我们诉说一个事实：语言早已经离开现实而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

这个王国的本性是自由，而且正好切合了我们对自由的欲望。这个王国自有它的契约，但我们可以在这—契约之下，获得广阔的自由。写作，可以让我们的灵魂得以自由翱翔，可以让我们自由之精神得以光芒四射，可以让我们向往自由的心灵得到安顿。

让我们为自由而写作。



你走遍天涯殊途，用脚步留下铿锵的诗。

诗
足

是今天的心中大书特书的，这是现代、严峻的社会。问题在于如何追求。因此，文明并不解决道德的问题，出过你的时候，踏入格子。那么，它便是合理的，它叫现实的，它是合理的。

人生活需要平衡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一”字。以英文，我们看“一”字，我们可以从文字操作层面，放飞无限想象的人心。而“一”字，它就有了“一”字，你画一个“一”字就有了“一”字。

“一”字符号，原本是一个“一”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我们只有“一”字符号，有用，于是我们就有了“一”的符号。但现实在说，我们代表的符号可能已不再存在。我们那个符号还在，我们依然使用着。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那个符号，我们那个符号，我们那个符号。



“一”字符号，原本是一个“一”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我们只有“一”字符号，有用，于是我们就有了“一”的符号。但现实在说，我们代表的符号可能已不再存在。我们那个符号还在，我们依然使用着。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那个符号，我们那个符号，我们那个符号。

“一”字符号，原本是一个“一”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我们只有“一”字符号，有用，于是我们就有了“一”的符号。但现实在说，我们代表的符号可能已不再存在。我们那个符号还在，我们依然使用着。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那个符号，我们那个符号，我们那个符号。

“一”字符号，原本是一个“一”字。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我们只有“一”字符号，有用，于是我们就有了“一”的符号。但现实在说，我们代表的符号可能已不再存在。我们那个符号还在，我们依然使用着。那么，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们那个符号，我们那个符号，我们那个符号。

自小泡在一间四壁诗书的小书房里，因此喜欢读也喜欢写。

会弹钢琴，虽深爱音乐然不甚精通。喜欢欣赏各种画作和雕塑，虽不会什么技法，但我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我可以在任意一片草地上诗意地栖居。

愿生命如流水般清澈，潺潺流淌。

吕虹烨

青田白塔

我叫白石。

我弟弟死去的那天晚上，我在梦里清晰地见证了他的死亡。我看见昏暗的红光恍惚地浮动，他踉跄地仰倒在地上，刀从身体里被猛地拔出，又被慌张地丢下。冰冷的空气，挤进来，充斥着我的胸膛，恐惧、麻木、黑暗和刺骨的寒冷开始在整个世界里蔓延。凌乱的跑动声逐渐远去，然后，我听见“滴答、滴答”的水声，一下，两下，三下。我拼命从黑暗的泥沼里拔出来，着了魔似的想要寻到它的来处，一寸一寸地挪动僵硬的身体……在黏沉的胶状的黑暗降临的前一刻，我终于看见了它——是雨水从破败的屋顶上漏下来，一滴一滴，流到水泥地的裂缝里。

我弟弟直到死去，也没找到那座雨中的白塔。

我弟弟叫青麦。



小时候我们是村子里最受喜爱的孩子。在河边上捣衣服的俏丽的少妇总爱用她们白皙细嫩的手掐我们一模一样的脸蛋，夸我和青麦长得真俊，在自家屋檐底下的藤椅上整日整日地躺着老人，总会用他们皮肤粗糙而松垮的耷拉下来的酱紫色的大手，拉起我们的小手细细端详，最终下定结论：这两个孩子，日后会出息的，说不准还会到镇上去呐！一直到八岁那年，我跟青麦每天形影不离地待在一起。我们一道在黝黑的泥塘里扑腾着翻滚过去，一道在青色的麦田里像两匹小白马驹那样终日不知疲倦地撒欢儿，脚下的土地被我们一年一年地从青涩踩到成熟，村里再不可能有哪个孩子比我们去过的地方多了。然而，青麦和我，我们最爱跑到石头山顶上，看那片熟悉的碧绿田野在滚烫的太阳底下不管不顾地延展而去，直伸向天穹的远处。

八岁那年，是我们第一次分开。父亲从远游而来的行脚商人那里换了三只刚生下不久的羊羔，把它们和村子里其他的羊聚到一起，一共二十头，然后把一根鞭子放在我手里。它们的毛那么白，那么软，叫声也软绵绵的，像云彩在你心口揉动。青麦一直扒着门偷偷地看我们，但他并没有走过来。第二天，我们比太阳更早地爬起来，我去山上放羊，青麦去村里上学。

那个有关白塔的梦就是这个时候突如其来地降临的：一座白塔，就那么优雅而温柔地站在山坡上，就好像已经在那站了数不尽的年岁似的，雨就那么温柔地滴落下来，和白塔边悬挂的铃铛缥缈的声响揉在一起，在梦境里荡出一层一层的涟漪，嗒，嗒，嗒，嗒，嗒……

我知道，青麦也做了同样的梦——总是这样的，我们总能知道彼此的一切——可青麦似乎被梦魇住了。一遍一遍地，他反复念叨着那座白塔，在课本上用炭笔反复地勾勒那个雨夜。他的眼睛开始变得不像一个乡下孩子该有的眼睛——那里头不再是淳朴的清澈，而是透出一种慑人的光芒，有一种强烈的执念和欲望——让人觉得心惊。当他站在父母面前，坚定而执拗地说他要去寻找那个挥之不去的缥缈梦境的时候，那两个，在这片并不丰饶的土地

上生活了半生的干瘦农民，像被那种光芒摄去了心神似的呆立在那里，像两棵苍老的、焦黑干枯的树。

青麦被看管了起来。有时候，他会和另一个孩子在清晨，把羊群赶到山上，在消磨了整整一个日子之后，又在黄昏像微醺一般地踉跄着带着羊群回来，远远地看过去，就像是山路上绽开了满满二十朵云彩的花。我代替了他的位置，每天太阳和青麦出发的时候，我就走去上学，晚霞和他的羊群铺满了山坡的时辰我就回来。日子，还是一样的日子，以至于并没有什么人发现了我们的不同——自然，我们那么相似，从小就难以被辨别，更别说这细微的身份的转换能引来多大的关注呢。可我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变化，我的精灵一样的，有着可爱的红脸蛋的，永远停不下来奔跑和欢笑的弟弟，如今迷失在他的梦里了。

每天晚上我都能梦见那座白塔，那雨滴和铃铛声里的召唤一日胜过一日地强烈，我知道他也能感觉到。我能那么真切地感受到他强烈的渴望，无尽的幻想，以及无助与迷茫。我也不止一次地看到他登上那座高高的石头山，一次又一次地，像我们曾经的那样，瞭望天地交汇的远处。

事情就发生在第三年的夏天。我从学校回来，翻过山脊，就看见漫山遍野的灯笼，在山间的小道上跃动，星星点点，几乎要照亮了整个山坳。我远远地看着，觉得很有趣。可是突然我的心直发慌，猛地往家里跑，跑到一半忽地又停住。我看见明子气喘吁吁地从山上跑下来，很艰难地大声喊出来：“他……他在……他在山顶……山顶上！”大人们就呼啦呼啦地提着灯笼往山上跑，什么也不知道的孩子们也就跟着呼啦啦地跑上去，远远地，我就听见明子带着哭腔大喊“羊……那羊……全……全没啦！”那天，明子贪玩和旁人约好了抓鱼，让青麦一个人帮着看半天的羊，可是青麦恍惚地赶完了羊，又恍惚地独自跑到山顶上去，一个人，与整片的田野静默地相视。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正蜷成一团，睡得香甜。



父亲病了。

麦田熟了，金灿灿地在太阳底下晃着，麦穗，沉甸甸的，被压得几乎能碰到我和青麦的脚趾。

可是没人来收。

几户素来交好的人家帮着连干了三天，割来的麦子整整齐齐地堆在田边，明晃晃的，金亮得刺眼。母亲只留了来年的种子，剩下的全让人一捆一捆地抬走。可那些还不抵整个羊群的一半。青麦趴在一小堆麦子上面，死命地抱着不撒手，直到丰收的麦田里再度变得荒凉，只余田埂上的残茬，一母，两子，还有一小撮金黄的麦子。

青麦“哇”的一声哭得昏天黑地，扑在母亲怀里：“娘，我再也不走了！我不去找白塔了，我哪也不去了！”

母亲没说话，只是轻轻地揉着他满是麦粒的短发。

那天晚上，母亲悄悄地找到我。

“白石，你长大了……”“……镇上的那家人，我们也都认识，曾给人家做过工的……”“……本来要送你弟弟去的，可是……他现在这样子，我们……你好歹是读过书的……”

“到了那里……”“……要照顾好自己啊……”

我沉默着，然后，轻轻地点头。是啊，我怎么能放心让青麦一个人去那么遥远的地方。青色的麦子，可爱的麦子，应该自由地生长在田野里。

我挑了一个深夜，母亲告诉了我路程，过了岔路口，再走一里半就能碰着一家可以搭车的农庄。我闻着秋天淡淡的金黄的香味，想起那片麦子，那群像云彩一样白的羊，想起那座雨里的白塔，想起青麦。

我想，他知道我走后会不会怎样呢？会大吵大闹着要来找我，还是哭过一场后从此变得沉稳起来呢？

然后，真像是在梦里一样的，我听到了他的声音，微弱的，小心翼翼的，

真像微风划过麦子的声响。

“白石？”

我看着跟在我身后的青麦，想学着大人叹一口气，可不知怎的，还是微微地笑起来。他也笑了，眼睛在月光底下亮亮的。

我们拉着手慢慢地穿越浓密的树林，听着那些熟悉的窸窣的声响，觉得仿佛可以一直就这样走，觉得仿佛这样一直走就已经足够。

到了岔路口。

“你要去镇上？”

“是。”

“从此……不回来？”

“是。”

“只能……去一个人？”

“……是。”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好像作了决定。

“我……我想……”他嗫嚅着。

“你想去找白塔。”我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想，还是再笑笑吧，于是，又轻轻低笑起来。“好。”我说。

我就是从那天开始频繁地梦见青麦的。开始的时候，我只梦见我们分别的那片树林，我看着他走进左面的岔路，我想在后面喊他，对他说“你将来可不要后悔”，或者，“我会替你好好照顾爹娘的”。但我还是沉默地看着他渐渐被那只黑暗的巨兽吞没，走向只能他独自经受的未知。

再后来，我开始一点点地梦到青麦所遇到的人，经历的事，我看见他被骗、被收留、被嘲讽、被鼓励、被诱惑、被陪伴……还有，被爱。我看见他一天一天地长大，一路或紧或徐地前行、寻找。起初，白塔还会在他



的梦里出现，最终，他还是得凭着儿时的炭笔画才能回想起它的样子了，然而他从未停下来，也从未停止寻找过——他在找什么呢？他踏遍了大半个世界，却依旧固执地登上每一座山峰，流连于每一个雨季。有时候我想，算了吧，青麦，来吧，回家吧，我和村庄一如既往，我们依旧可以爬过每一个土丘，闯过每一片麦田，我们依旧可以一起在石头山峰上眺望这个色彩鲜亮的世界。

他以亲身扎入那世界来回答我，他以他的闯荡、找寻、勇敢、冒险和尝试来回答我。他在无尽的幸福里跌倒，又在绝境中重新启程，他以他的生生不息和永不止歇回答我。

他最终以永久的沉默回答我。

女孩儿写的信，漂洋过海而来，讲述了他的经过，但我怎么会不知道？那么精彩的人生，那么勇敢不服输的人，那么执着而永不停下追寻的梦想——我在心里暗暗渴求却连说出也不敢的一切……全都只在一个晚上，在歹徒把刀插入他的身体令我痛彻心扉的那一刻，戛然而止。

一周后，我返乡看望那两个依旧深藏在村落深处的许久未见的老人。走进村口的时候，正下着瓢泼的大雨，村子绿成模糊的一片，我听见一片惊惶的喊叫和跑动的脚步声，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人们漫山遍野地寻找青麦和羊群，而只要登上石头山顶，就能看见他缩成一团的身影。

然而，在我的视线里，那座石头垒成的山峰，曾承载了那么多年的岁月而未曾动摇过的，如今在暴雨雷电中轰然垮塌，雨水狂暴着，风嘶吼着，泥土和石块的洪流使那不知被埋藏了多久的宝藏显露出来。天地间只剩下一个她。雨水洗走了那上面的浮尘，她洁白的身体在细密的雨里显得圣洁而朦胧——仿佛伸手即可触碰。

我不记得我后来怎样了，是发疯似的满身泥泞地奔向那座白塔，还是支持不住地跌倒在地，我只是一直在想，青麦，青麦，你看见了吗？青麦你看